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四〇五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文章辨體彙選（四）

明 賀復徵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實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

明賀復徵編

書三十

上西涯相公書

明崔銑

竊聞忠臣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

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恍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

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
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
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
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矣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
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
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銑耳不得聞口不敢
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
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二

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
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
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
政調和瑾虐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飫天下之望
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子不云乎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
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
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

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
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
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
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
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
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
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讐也見必以
办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三

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
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
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
獲遂夫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
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
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
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
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母以科目拘其進母以浮偽溷

其真母以粗率棄其直母以小瑕遺其長母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耻表節嚴其道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懲慝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為力者克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四

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紃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

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於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闢于為趙守過深澗壁峭若牆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五

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闕于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說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讒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

上叔父書

羅倫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別無他囑為人祖宗父兄者惟

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
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
爭重與雲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
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
是也若祇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
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
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
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六

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
也而今日安在哉前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
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為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
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
明君賢主輕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
姪戒之其慙哉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
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
地不占山林不尚鬪爭不肆強梁不欺鄉里不陵宗族

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
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
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
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
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
愚也其所以為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
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
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七

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尤切故特
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
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
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必不
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
人指議此人要做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
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

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

與葛侍御陳獻章

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八

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恤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過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

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於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侮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九

答俞獻可知縣親校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瘡痍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心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

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之為陽春也

上霍元厓宗伯書 孫存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正論諄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

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於大聖之域發之而為論議措之而為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於賢知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葵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發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

也嗟乎士修於家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母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酢賓客而奚遽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為酸醢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喝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一

於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醜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麴藥藥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某觀於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野其酒之旨者乎或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涇野之藥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

之言某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欺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氣可致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為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與劉德夫書 王九思

九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絕獲奉教書如聆晤言幸甚幸甚緬惟往昔翱翔翰墨之林僕本駕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二

不自量力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遭時齟齬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春之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於是時有以自惟謂朱游廢而易教昌董子退而經訓博賈誼憂時新書廼興王充屏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於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慮而振藻垂聲於無涯也如予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庸與時違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

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醞籍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洪麗班固之豐厚莊生之奇怪國語之溫雅戰國策之縱橫博以取之滿以發之下上千載之餘游心觚翰以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石誠能甘心悅意勿有復怨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家昊天降割先君不祿禮樂崩壞文藻屏棄嗣以老母貞疾賤軀多疾迎醫治藥迄無虛日歲月不居遙邁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於是而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有若兩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三

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憫素志之終違懼修名之未立彷徨中夜泣泗連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謂四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伏生耄耄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老進修弗渝有如予者上之既無以策勲天朝下之又無以潛精藝苑老且倦厭填委溝壑猶足與縉紳齒耶於是強力苦心奮翼澠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之志也然麓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

臭昔曹植飾丁儀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奉教於足下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飛潛之途異質疑無從徒興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伯牙毀琴於鍾子張華談劍於雷生蓋趣合則易語志戾則難諧也嗟乎情之感人令人豈昔人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尊公遺詩刪定一二覽觀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惠德音僕之懽懽瞻戀實切九思頓首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四

答姚元肖吏部 鄭善夫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豁其聰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為文辭每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戛玉奮然希剽其餘聲晚遇王伯安於昆陵相語數日始計之心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乃始改念摺摺羣書而求其鍵於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未之有別者也深媿知己之辱深媿知己之辱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

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支豈故欲為希僻不情之行予孑然慕巢許之高哉顧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庭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下凡三衙門四隣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於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也久卧者思起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進之士不為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於京師而矯首拳足者亦不為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五

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內外四方亦豈乏一蠻夷曠莽之區處麋鹿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不可以為全為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毗庶政而但煌梁泰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為祿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實匪材而

貧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
焉不待慧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
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怪其頓
於萬里之外也因閒論徑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
也皇悚皇悚北地早霜惟眠食為道加愛不宣

上楊遂菴書 霍韜

公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答海內蒼
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公之謨畫日贊宥密者固非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六

末學所能竊窺一二於萬里之外然韜每中夜聳踴慶
躍不寐者蓋幸見公以數十年經綸蘊蓄一旦可盡見
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卓越才猷不及竟諸勲
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勲業而
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公而我祖宗
鴻謨舊章所以莫安元元網維萬世者殆將振舉修復
而莫有遺恨也已足韜所以聳踴喜躍而竊幸之也宋
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

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
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
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談屈事
強國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
中夏而後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徽欽而嘉祐
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
豪傑為能見兆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
識之虞也況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冥乎莫覺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七

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橫議
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顧未有名世大儒起而掃
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以嚙嚙之此士習
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
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
子莫或之省憂也公際遇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達時
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勛名之
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

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
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阨律以
林甫之刑尚可辨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
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
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為榮
也韜褊心多病寃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公必有仰
贊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錄貢倘可採一
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為幸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八

與夏公謹書 霍韜

承惠教拳拳韜謹以所疑請教於執事幸執事終惠教
之執事曰秦亂朝政俱自律例一事而言非郊祀大禮
之謂也韜則曰皇祖定天下之大本垂萬世之大法莫
大於郊禮如郊禮可輕易變亂律例無不可變亂者矣
政令紀綱無不可變亂者矣變亂律例誤一事而已矣
罪猶擬斬變亂郊禮不知何以處之也此某所益疑也
執事又曰分祀合祀皆皇祖之制也今行分祀復皇祖

初制而已矣非變制也某則曰凡國家制度率以後定
為善皇祖於前十年行分祀後二十年行合祀太宗遷
都率從合祀是合祀者祖宗定制也今假曰復太祖初
制以幸脫罪獨不犯太宗定制乎太祖又曰自今永為
定禮指合祀而言也如曰復太祖初制不亦上誣皇祖
乎皇祖在天之靈又可厚誣乎戊申以前國號吳矣更
號大明則後之定制也分祀之禮亦吳元年初制也今
從分祀曰復初制則國號亦復初制而曰吳也可乎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十九

又韜所益疑也執事曰北於南郊則禮有據矣至曰祭
於北郊則禮所無也如知其為禮所無也勿附會可也
乃強以秦漢瀆亂不經之說益附之是聖主有復三代
之志執事誤之行秦漢之禮也不知而附會焉錯誤之
罪也猶可言也知而遂非文過焉欺罔之罪也不可言
也韜素亮執事非欺罔者也又所益疑也執事曰天官
冢宰兼宮嬪內侍之職古人良有深思此則韜所不知
也試自周秦漢唐宋觀之宮嬪與外臣交通有不構亂

者乎內臣與縉紳交通有不構亂者乎天子宮寢以卿大夫領之有不構亂者乎宋儒之見徒曰天子以一人縱於萬民之上防之不可不嚴也然而防禁天子而束縛其手足鈐制其勢御剪落其肘腋天子固塊然不敢恣肆矣不知冢宰恣肆將誰制之乎宋儒之論徒知制天子不知制冢宰也徒知天子易縱於民上不知冢宰易縱恣於天子之上也徒知天子之當防不知冢宰之不可不防也徒知防天子之惡德不知防冢宰之惡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二十

不可馭也徒知律天子以後代之庸君不知防冢宰為後世之權臣也故曰宋儒之論皆竊語也執事之明乃不察焉韜又所益疑也執事曰韜厚誣周禮關係非細韜則曰執事誤用周禮關係非細韜今不暇備舉惟述一土執事試虛心察焉如曰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何物也如曰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何物也如曰禋燎祀司中司命禋燎何物也禋柴禋何以異也如曰血祭祭社稷五祀血祭何物也如曰狸沈祭山林川澤狸沉何

物也如曰鼯辜祭四方百物鼯辜何物也鼯辜血祭何以異也是皆替巫語也試深思焉曰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然則父祖為庶人者祭之皆以庶人之服與試深思焉又曰鼯鼓鼯鼯鼯之謂也孤竹之管竹之謂也雲和之琴瑟絲之謂也八音用其三缺其五十二律用其四缺其八五聲用其四缺其一謂作樂之道固如此乎試深思焉韜謂執事讀書究理必不如腐儒之淺淺也韜前疏畧舉周禮純繆大節執事乃不深思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二十一

誦宋儒竊語以誤主上豈執事不明一至此乎抑亦偏之為蔽也又韜所甚疑也執事曰祖宗並配不應經義然則北郊何以為配然後應經義耶北郊之文抑何據耶太宗配明堂果應經義否抑亦自為之說耶執事之始疏也則曰引君法成周也今乃援秦漢為據援葉氏陳氏為據不知葉氏陳氏果有得於周禮否耶抑又自為之說耶蓋執事徒誦宋儒竊語然不知宋儒之竊實王莽教之也今夫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

得王安石然而王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蓋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熙寧禁禁如也猶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為大冢宰盡行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而安石其下也執事將誰師乎如其無所取師徒慕周禮而習宋儒之寢恐執事之明不至是也又韜所以益疑也執事向建親蠶之議天下之善政也惟於苑內行焉則至善之術也今必於北郊則皇后出郊自執事啓之矣我祖宗閨門之法超越千古執事一舉而壞之矣士夫妻女鮮出郊者豈執事妻女皆出郊邪不以爲異耶男女內外之閑自執事決潰之矣顧募女轎夫則內郡騷矣一婦應募一夫隨之耕織廢矣供一日之勞預一月之役貧民告匱矣惟席殿行禮而已矣費且數萬若遂興工費耗不知其紀矣蠶婦未勸閭閻已蕭索矣況宮嬪出郊以官軍圍宿不知

官軍皆婦人攝事耶抑亦丈夫爲之也如曰官軍皆丈夫也則何以嚴外內之防耶故曰執事此舉壞盡祖宗閨門之法矣此皆執事所不深思也前日人有尤執事者曰啓釁之罪必有歸矣韜曰執事急於引君當道未思及此徐當自有處矣不意又啓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天下之憊自是極矣祖宗紀綱法度極大者郊祀宗廟之禮也因執事而盡更革之矣聞商周哲王亦各守其祖宗家法已矣未聞舍其祖宗之法他有所慕而更革之也凡變禮易樂必改玉改步而後可不知執事亦靜思之否也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率直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

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戈倒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況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公也聖上極眷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編
卷二百三十四

三十四

注老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老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老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霸漢唐三四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老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為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復呂涇野書 霍龍

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聖主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排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臣去位後即進一萬有奇且草鎮守筭百餘年積弊四也吏部兵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與內臣病故例蔭義男義姪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風憲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草戚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編
卷二百三十四

三十五

畹濫恩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歸行李惟一二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引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生是故敬之也羅峯毒生甚多推生甚力皆意見不同為異論所激之致生亦未嘗毫釐假借遇事爭形於色久則兩無後怨蓋羅峯久之知生無憾進之心生知羅峰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故兩無猜忌遇事則爭爭後釋然是生與

羅峯相處之跡也今羅峯去世身後之憂非生任而誰

任世人忌羅峯者皆私意耳非有為國真心鄉人頑薄

又何足怪惟生終任之耳執事無為流俗薄懲可也

野涇

得書乃曰偶妄發言知過矣謹謝
教云亦可謂受善者也輒再識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四

二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一

答顧東橋書 明王守仁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
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
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五

一

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制其
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
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
可謂定論矣

所喻揚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辯與
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
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
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